

天外的歌声



7.5

明学文 / 著

群众出版社

胡学文 / 著

天外的歌声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外的歌声/胡学文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5. 1
ISBN 7-5014-3336-4

I. 天… II. 胡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0675 号

天外的歌声

著 者: 胡学文
责任编辑: 晓 潇
封面设计: 董 睿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hs.com
信 箱: qzs@qzchs.com
印 刷: 北京京安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 109 千字
印 张: 5.75
版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7-5014-3336-4/I·1401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定 价: 14.5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第一部 序 曲

天外的歌声

坝上的风硬邦邦的，甩甩胳膊，便撞出铮铮的响声。

可惜马天甩不起来了，一只袖子空着，另一只手提着沉甸甸的包。马天坐了整整六个小时汽车，腿酸胀胀的，像是生了锈。几个摩的司机跑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马天去什么地方，要不要坐三轮。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说肯定是去柳湖的，来这儿的人都是去柳湖的，便要拎马天的包。另外两个怕猴腮脸夺走马天，一个拽马天的胳膊，一个牵马天的袖子。

马天困在中间，如一只挨宰的羊。马天说不坐不坐，我

天外的歌声

谁的车也不坐。可对方依然强硬地热情着。马天扭头时，看见了对面的那个女人。她靠在饭馆门口，有些同情地望着马天。她在嗑瓜子，非常得快，瓜子皮雪花一样从嘴里飞出来。马天说我要吃饭，然后从包围中挣脱出来。

马天要了一盘菜，一碗米饭，一瓶啤酒。女人很麻利地弄上来，然后又靠在门口嗑瓜子。马天边喝边瞄着她。她不漂亮，但是能拴住男人的眼睛，用本地话，这是一个很脆的女人。也许是她的眼神，也许是她的某一个动作滑进了马天记忆深处，马天的眼睛有些潮。

女人似乎觉察到马天在观望她，回头冲马天一笑，问，你不是来旅游的吧？

不知如何面对她。

马远又一次来信了。那时，马天正在计算自己的存款。存折倒是不少，可加起来没几个钱，马天加过不知多少遍了，每加一遍，都盼望着奇迹出现。这个数远远不够小宝上大学。小宝学习成绩一直不错，班主任说小宝考个重点大学没问题。马天没有把马远的信抛出去，小宝回来后，马天小心翼翼地和他商量这件事。小宝性格内向，忧郁的眼睛不像一个十九岁的少年。马天怕伤着小宝，再有两个多月就高考了，把小宝一个人丢在家里，马天实在不忍心。没想到小宝很干脆地同意了。马天急忙背过脸，他不敢看小宝的眼睛。

三轮车哧地刹住了。

马天探出头。

天外的歌声

猴腮脸讨好地说，前面就是柳湖渡假村。现在是旺季，客人多，你这个时候去，肯定挨宰。你最好就在柳店住，是柳湖人开的，吃住都便宜。猴腮脸满嘴大蒜味，马天不由皱了皱眉。

马天问，柳店？柳店在什么地方？

猴腮脸往前指了指，就在旁边。

马天跳下车，果然约十米远处有一个小店。天已昏暗了，马天没有看到柳店两个字，但他看到了幌子。小店离柳湖渡假村没几步了，马天已看到了灯光。马天并不想花这个冤枉钱，便宜也是钱呢。可猴腮脸说柳店有大炕，马天动了心。住一夜也好，明天去见马远。

马天走进柳店，一个妇女正擦拭锅台。听见声音，她抬起头问，吃饭，还是住店？

马天说，住……店。最后一个字是悄无声息滑出来的，马天的舌头变硬了。僵了半天，马天才叫，翠翠？马天的声音有些抖，他没想到一下车就撞见了杜翠翠。

杜翠翠愕然道，你是马天？杜翠翠有一丝慌乱，但她很快镇定了。她的目光在马天的空袖管上停留了片刻，又滑开。她拢拢头发，说，你这个大人物怎么有兴趣回来，还住这破店？

马天避开杜翠翠的锋芒，不顾杜翠翠话里的讥诮，反问，是你开的？

杜翠翠说，糊口呗——我这儿条件可不好，你还住不住？

天外的歌声

马天结结巴巴地说，我……去渡假村吧。慌慌张张地逃出来。身后，杜翠翠尖利的笑声箭一样射过来，马天觉得背上生疼。

●
胡学文
著

天外的歌声

2

马远看着李兰那张虚胖的脸，恨不得揍他一拳。李兰的脑袋像个西红柿，轻轻捅一下，肯定会流汤。他不明白，这个家伙怎么起了个女人名字。除了爱好女人，他没有一样和女人沾边。可马远不敢打他。至少现在不敢打他。李兰是信贷科长，他是来讨账的，马远必须像宠孙子一样捧着他。妈的。不就是五十万块钱么？马远欠的账有几百万呢，五十万算个屁！麻子行长自把钱贷给马远，就整日给马远打电话，生怕让马远骗了。其实，马远就是准备骗的。如果不骗，谁去银行贷款？麻子操心过度，中风瘫了。马远以为这下能松

天外的歌声

口气，没料又跑出个李烂。马远不叫他李兰，叫他李烂。

李兰开始还拿着架子，一副清鱼不沾浑水的样子。他的脸鼓一样绷着，死活不在这儿吃饭。勉强留下了，也只喝啤酒。只要留下来，马远就有办法。马远虽不是火眼金睛，可对李兰这类人的心思却摸得清清楚楚。哪一截肠子有多粗，什么颜色，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。几杯酒下肚，李兰把架子甩了，要喝白酒。马远一招手，服务员端一瓶酒鬼进来。对李兰的爱好、脾性，马远早就心知肚明。

李兰喝着酒，却拿话敲马远，你这是拉我下水啊。

马远嘿嘿一笑，借机开玩笑，不就是喝瓶酒吗，你就是领导，也不用凡事都上纲上线吧。

李兰脑袋往前伸着，喝酒归喝酒，那钱你得赶紧还。

马远拍着胸脯说，老哥你还不知道，我马远是那种赖账的人吗？银行是我的亲娘，我马远再不是东西，也不会骗亲娘老子。李科长，你这是拿兄弟不当人呀。马远连饮了三杯，兄弟再向你保证一次，你若不信，兄弟剁一根手指给你。

李兰醉眼惺忪地骂，屁，我要的是钱，要你那破指头能当啥用？

李兰要和马远划拳，马远说我这儿有划拳高手。他敲敲桌子，方燕挑帘进来。暖暖的灯光下，方燕愈显得性感迷人，那双勾魂眼很少有男人抵挡得了。她浅浅一笑，坐在李兰身边，我陪李科长猜几拳，你可不许哄我啊。李兰的嘴大张着，要把方燕吃进肚里的阵式。

两人先前只是挨着，后来方燕就坐到了李兰的粗腿上。李兰熊掌一样的手不时在方燕的敏感部位蹭一下。马远视而不见。方燕是马远的杀手锏，好几个人物都是方燕搞掂的。方燕艳而不俗，骄而不横，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环境，她肯定是出类拔萃的。不过，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环境，也许连捡垃圾的都不如。谁说得准呢？

马远看出李兰已是心猿意马，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
马远回到经理室，往沙发上一躺，便断了筋骨一样不想再动了。马远今天陪了三次酒，还不包括李兰。一拨是县长的客人，一拨是副县长的客人，另一拨是镇长的客人，对每一拨客人，马远都得摆出五彩缤纷的笑脸。马远身上最不值钱的就是脸上的假笑了。

门丫开一道缝，杜小翠探进头看了看马远，然后将整个身子挤进来。她给马远沏了一杯茶，削了一只梨。马远斜着她，这是一个活脱脱的杜翠翠啊。杜小翠年纪小，却极有心计，马远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这样的女孩，如果培养出来，比方燕还要优秀。马远想起杜翠翠把杜小翠送到他这儿担忧的眼神，不由笑了。杜翠翠怕他啃了杜小翠，杜翠翠被人啃怕了啊。

杜小翠看着马远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马远问，有事？

杜小翠说，有个叫马天的，他说是你哥哥。

马远嗖地坐起来，他来了？在哪儿？

天外的歌声

杜小翠说，我安排他休息了。不过……他说今天想见你。

马远顿了顿说，客人饭还没吃完，呆会儿我得过去。

杜小翠说我明白，便出去了。这个鬼丫头，一句都不多问。

马天竟然来了。马远有些意外。每年马远都给他写信，邀他回来，而马天从来没有回音。马远并不缺马天这个人手，可马远的语气极其诚恳。马远说不清楚为什么。马远不喜欢马天，马天酸气十足，像在醋缸里泡过。马远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件事。他出狱不久，去找过马天一次。马天还可以，尤其那个女人，慌里慌张的，仿佛他是个凶杀犯。如果不是马远身无分文，绝不会撕下脸吃那顿饭。他的筷子还没搁下，马天就催促他去车站，怕他晚了赶不上车。马天不肯留他，把他看做瘟神。马远说自己没有路费，马天摸出三十块钱，像叫化子一样打发了他。马远的心早已变得坚硬，但还是感觉到了刺痛。村里的人用怪异的眼神瞧他，他从没有在意过，自己的亲哥哥这样对待他，他受不了。

马天来了，舍下脸来了。除了脸面，马天还剩下什么？

马远不想让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影响自己的情绪，不想在这样一个夜晚给自己找不自在。可马远睡不着，他患有严重的失眠症。这是在监狱里落下的。一个记者曾对马远说过，失眠是有文化的象征。马远差点笑掉两颗牙，去他妈的吧！什么文化？他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就不错了。马远吞了两粒安眠药，靠在沙发上睡了。马远的脸又瘦又黄，耷拉在那儿，

像是一刀腊肉。

第二天早饭的时候，李兰问马远，昨天喝多了，我没做出格的事吧？

马远在他肥厚的脖梗上拍了拍，反问，什么算出格？

李兰心照不宣地笑笑，又一本正经地说，我宽限你几天，这钱你一定要还上。

马远暗暗骂声娘，说，李科长，给你看个三级片，怎样？

马远轻轻一点，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李兰和方燕扭在一起的镜头。方燕骑在李兰上面，每陷落一次，李兰便嗷地一叫。

李兰抽搐了一下，像突然被扔进了开水锅。他的脸先青后紫，虚汗将颜色冲掉，露出驳斑不一的死灰。他恐惧的目光吃力地从眼窝里爬出来，似乎想咬马远一口。说出的话整个都是颤音，你……偷拍……我？

马远淡淡一笑，你那个破科长有什么当头？卖光盘来钱多容易。

李兰骂，你耍无赖。

马远拍拍他的肩，你这么看问题还咋高升？副行长的人选不止你一个吧？

李兰慢慢瘫下去，口气也跟着软了，马……兄……兄弟，我正在节骨眼儿上，你别坏我的前程。

马远说，我这人识字不多，可我知道有个典故叫投桃报李。用不用我给你讲讲？

李兰已是一条被掐中七寸的蛇，抖不起来了。

天 外 的 歌 声

马远当然不会和李兰搞僵，他说那钱他会还上的，只是要限一段时间。李兰说，你说话可要算数啊！马远说，当然，当然，我什么时候不算数了？李兰不敢再提条件，匆匆走了。

马远靠在那儿，想着李兰狼狈的样子，暗暗好笑。这时，方小兵夹个破包，站在马远面前。

方小兵和李兰一样，是讨债的。方小兵是柳湖村现任村长，刘成被马远搞下去后，方小兵就上来了。方小兵是退伍军人，脾气耿直，方燕那一套在方小兵身上吃不开。

马远朗声笑着，拉住方小兵的手坐在沙发上：有几天没见你了，老哥还真想你。方小兵说，我看看钱的事。马远说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过几天我就兑现。方小兵说，你是第七次说这话了。马远一怔，旋即哈哈一笑，兄弟好记性，看来你这个官还要往大当呢。方小兵说，马总别嘲笑我了，我算什么官？只要村民不骂我是汉奸就行了。马远说，你是汉奸，我是啥？是日本鬼子？咱不能作贱自个儿呀。方小兵坐着不走，马远就不停地扯淡，让方小兵连还嘴的机会都没有。马远觉得差不多了，总结一句，怎么样？过几天再说吧？方小兵太嫩了，他根本不是马远的对手。

杜翠翠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玻璃瓶，刚才还好端端地竖在那儿，突然间就被一个冒失鬼踢碎了，每一块儿都挂着血丝。马天已被黑暗淹没，她依然在店外站着。马天冷不防闯进来，又鬼一样逃走了。他还在躲她。杜翠翠说不上是什么感觉。她已经无法平静，胸内好像有机器在突突跳动着。

杜翠翠发怔时，那一男一女回来了。男的四十多岁，扎了个马尾辫。女的一张娃娃脸，头发短得不能再短，说话轻声细气的，撑死了也就二十岁。一看就是野鸳鸯。今天柳店就住了他们俩。杜翠翠已看得很开了，她才不管他们是什么

天外的歌声

关系，挣钱就行。杜翠翠磨练了好几年，才做到这一点儿。刚开张那阵，每有男女同住，杜翠翠都要“验明正身”，好些客人被杜翠翠的死板和警惕吓跑了。

杜翠翠忙洗了手，给他们做饭。他们要品尝农家的贴锅饼，杜翠翠已准备好了，往锅里一贴就行。杜翠翠烧着火，心思却集中不到一块儿，她的思绪像一只顽皮的猴子，忽左忽右地跳着，怎么也牵不住。听见马尾辫大惊小怪的呼喊，杜翠翠醒过神，揭开锅，一股黑烟扑出来。锅饼糊了。杜翠翠红着脸向马尾辫解释，她重新做一锅，算她赠送。马尾辫不耐烦了，要泡方便面。杜翠翠一再道歉，马尾辫砰地把门摔了。杜翠翠想干点儿什么，却不知干啥。她的心被掏走了。她里里外外转了几圈，提个小凳坐在夜空下。

柳店既不靠近柳湖村庄，也远离柳湖度假村。它孤零零地立在路旁，像一只离群的雁。杜翠翠在这儿起屋时，不少人劝过她，说这个位置偏。杜翠翠没听，她要的就是偏。她就是离群的雁。

黑暗从远处压过来，似乎要把杜翠翠挤成一张纸。

女人的尖叫吓了杜翠翠一跳。杜翠翠听了听，便明白了。马尾辫和娃娃脸已开始做功课了。难怪他们急着泡方便面。那个女的说话细声细气，谁料会叫得这么凶。喊叫声越来越急，杜翠翠身体内滑过一丝异样的感觉。再坐下去，就有偷听的嫌疑了。他们不在乎，可杜翠翠不。

杜翠翠回到东屋。中间隔着堂屋，女人的叫喊声被滤掉